

看花去

喷薄而出木香花

诗生活

静坐在雨的声音里

N 沈宏

早晨,六月的雨是天空灰暗中,滴在阳台上的静寂满满的几脸盆水在外溢那么小心翼翼,像怕打扰屋内还有两个人的好梦

我没有开灯,静坐在雨的声音里,不发出任何声响乌龟在陶缸里“叮咚”作响昨夜的天落水溢满不安

是它们发现了我而诉求主人舀走雨的声音吗我不能确定我是醒的

风景客

他乡逢楝忆流年

N 邱海月

前些日子,与几位老友自驾从海宁至温岭最美渔村。车行四个多小时,一路青山迤迤,谈笑间便倏然抵达。

步入渔村,爬山虎密密匝匝覆满石壁,三角梅枝蔓蓬勃,灼灼嫣红。渔村的彩色石屋依山而建,宛如散落的糖果。正观赏间,路旁蓦然出现一棵苍劲大树。满树紫花细碎繁密,开得正盛。同行者不识此树,便问我,“小月,这是什么树,开出的花儿这么好看?”这一问如投入深潭的石子,一下将我心底的乡愁,层层勾了上来。

儿时的农村,苦楝树是最寻常的风景。我家老屋院角有一棵,年纪比我还大,亭亭如盖。尤其是它的花朵特别美,恰如王安石诗中说的,“小雨轻风落楝花,细红如雪点平沙。”每到初夏,满树紫花簌簌往下落,我们几个小女孩蹲在树下捡楝花。花瓣小小的,一股清香,捏在手里揉碎了,还能染出淡淡的紫。那紫色沾在手心里,好几天都洗不掉,像是要把春天偷偷藏起来。我们把捡来的花穿成串,绕在辫子上,就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漂亮的小姑娘。

花谢后,便结出青绿的果子,村里人都叫它“楝卵”,如米粒,后长成弹珠般大小,是我们打弹弓最称手的“子弹”。待到秋风起,楝卵渐变金黄色,沉甸甸地挂在枝头,也压着我们这些孩子的心思——收购的季节到了。休息天,我们姐弟一早扛着长长的鹰爪钩,将楝卵钩下来,再一串串、一颗颗地拾进“蛇皮袋”扛回家。晒干后的楝卵满是褶皱,像极了母亲操劳半生后额上留下的纹路。楝卵攒多了,父母再挑到供销社出售。有一回,母亲用卖楝卵的钱,给我们每人买了一根棒棒糖,我怕含在嘴里一下就化了,便一口一口舔着吃。换回的钱,还变成了我们的作业本、橡皮擦、铅笔,若还有多余,父亲会买一小包鱼皮花生,分给我们一人几颗,那咸香味混着新书本的墨香,是开学时最踏实的滋味。

那时的楝树,全身是宝。楝树的花叶煮水可止痒,捣烂外敷能治冻疮;楝树木质硬实,不蛀不腐,是打家具的好料。我家姐弟四人婚嫁时,楝木打成的三联橱、五斗柜、长条凳、木箱子等,便是最体面的嫁妆。

站在苦楝树下,淡淡花香随风而来,几片细小的花瓣悄然落在肩头。刹那间,我仿佛又回到了老屋的院中。

我忍不住深吸一口气。

说来奇怪,凑近闻的时候,那香气几乎是没的。我把鼻子贴到花瓣上,只闻到一点点青涩的气息,像是刚割过的青草。可我退后两步,退到长椅边,那股幽香便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——甜丝丝的,带着一丝清冽,不浓不淡,恰恰好。我再往前走两步,它又不见了;再退回来,它又幽幽地跟了上来。这香气像极了个害羞的人,你越是盯着他看,他越是不自在;你转过脸去,他反倒悄悄走近了。我忽然想起一个词:“深藏幽馥”。这四个字用在黄木香身上,真是再准确不过了——它把香气藏得深深的,不轻易示人,可只要你肯给它一点距离、一点耐心,它便慷慨地回赠你一整个春天的温柔。

坐在花下,我发了很久的呆。

站台上的广播响了又停,停了又响。有人拖着行李箱从我跟前走过,脚步匆匆,偶尔抬头瞥一眼花墙,又低头看手机去了。我想,他们大概是要赶火车吧,也许去上海,也许去杭州,也许更远。这座车站每天迎来送往多少人?有人离开,有人归来,有人第一次踏上嘉兴的土地,有人从此告别这座小城。而这架黄木香,它就静静地开在这里,不管你来不来,不管你看不看。它不羡慕桃李的热闹,不嫉妒牡丹的富贵,它只是在自己的角落里,安安静静地开着。清代蒋士铨说黄木香“艳非虚”,可我觉得,它的艳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,它的艳是给自己看的——是我要开成这样,不是你要我开成这样。

这时候,天阴了些,几滴雨落下来。我没有起身,反倒把外套的帽子戴上,继续坐着。雨不大,细细密密的,打在花叶上发出沙沙的声响。花瓣湿了,垂着头,却并不显得颓唐,反而更加晶莹剔透,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蜜蜡珠子。雨中的黄木香,比晴日里多了一份沉静,那香气也被雨水洗过,变得更加清冽、更加幽远。我忽然想到,如果在一个月夜来看它,又会是怎样一番光景?月光是凉的,花是暖的,藤影横斜,暗香浮动——大约比白日里还要动人几分吧。

雨渐渐停了。我站起身,走到花瀑的正下方,仰头望着那些从墙头垂落下来的藤蔓。

它们真的很瘦。那些枝条细得像铁丝,盘根错节地盘在墙头,有些地方甚至干裂了,露出灰白色的木质。可就是这些瘦骨嶙峋的枝条,却托起了成千上万朵饱满的

花。风来了,它们弯腰;雨来了,它们低头;可风停雨住,它们又昂起头来,朝着阳光的方向伸展。这让我想起一种人——看起来柔弱,骨子里却比谁都坚韧。黄木香就是这样,它不生在深山幽谷,不生在名园胜景,偏偏生在一座车站的矮墙边,在最寻常的土壤里,开出最不寻常的花来。

我想,它大约从不觉得自己卑微。霜来了,它不改凌云的志向;雨来了,它不丢向阳的初心。它只管向上攀缘,攀到最高处,再勇敢地垂落,形成一挂瀑布——哪怕这瀑布只有几个人看见,哪怕看见的人转瞬就忘了。

可我知道,不会所有人都忘了的。

去年也是在这样暮春的时候,我在芦席汇看黄木香,遇见一位老太太坐在花下打盹,醒来喃喃地说:“年年都开,真好。”此刻坐在火车站的花下,我忽然懂了她的意思——这座车站会变,列车时刻表会变,来来往往的人会变,可这架黄木香不会变。它年年在同一个位置,开出同样的金黄,散发同样的幽香。它是这座森林车站里最沉默的守望者,也是这座城市春天里最后的坚守者。宋代有诗人说,“不信春归无绪击,尚存一架木香花”——你不信



快乐的父亲节/朱樵作

江湖梦

与施耐庵对话

苏州、长在兴化,姓施名耳,也叫过彦端,字肇瑞,号子安,是也不是?”

老先生说,“这倒没错,那么耐庵呢?”我说,“这是您写《水浒传》时取的笔名,人人皆知的事。”老先生认了真,“真的有穿越的事?当年我写《水浒传》,还是到书肆翻查各类书籍,到瓦坊听各类说唱,加上想象才写出来的,你们现代人真能穿越回去?”我故弄玄虚道,“当然,否则我怎么知道您老先生的尊容。”

“你知道我的长相?”老先生说,“说来听听?”

我说,“您老面黑身矮,身躯肥胖,眼如丹凤,眉似卧蚕。坐定时浑如虎相,走动时有若狼形。”施耐庵大吃一惊,“你真的见过我?”我一笑,“你自己明明白白写的,难道忘了?”施耐庵想了一想道,“我写的那是宋江。”我说,“您唬得了别人骗不了我,否则何以施耐庵——实乃

俺也。”施耐庵长叹一口气道,“你小子倒颇有几分大宋提刑官宋慈的能耐。”我连道,“那怎么敢当,但我穿越到您老家看到,您老先生自幼家境贫寒,靠老父亲替人撑船摆渡,行船运送赚几吊钱养活,却又天资聪颖,过目不忘,十三岁入私塾,十九岁中秀才,二十九岁中举人,特别是三十五岁时与刘伯温同榜中的进士。”施耐庵愕然道,“这个你也知道?”

“可惜‘三分天下诸葛亮,一统江山刘伯温’,刘基创下的丰功伟绩彪炳千古,可您才不输刘基,智不逊诸葛,却连小小的钱塘县令也只能当几天。”

老先生仰天大笑道,“虽然身为一县之父母官,但宦海的难堪滋味你等是不会知晓的。”

我说,“我知道您是因为不满蒙古长官的骄横而辞官回乡,回去后

春天离去之后找不到拴住它的地方吗?你看,这里就有一架木香花,我把春天拴住了,拴在每一根藤蔓上,拴在一朵花心里。

天色暗下来,站台的灯光次第亮起。花瀑在灯光下不再是白日的金黄,而是一种带着暖意的琥珀色,像无数盏小小的灯笼,照着晚归的人。我站起身,准备离开。走了几步,又忍不住回头——那挂瀑布还在倾泻着,无声,却轰轰烈烈。

我知道,再过些日子,这些花瓣就要落了。落得一地金黄,然后被风带走,被雨冲走。可那又怎样呢?它已经开过了,开得那样认真,那样用力。而且我知道,明年的这个时候,它还会再开——还是会从那堵矮墙后喷薄而出,还是那样鹅黄的颜色,还是那样幽远的香气,还是那样不争不抢,却又那样轰轰烈烈。

走出车站,夜风拂面。那缕幽香不知什么时候又追了上来,轻轻地绕在我身边,不肯散去。我忽然觉得,黄木香教给我的,不过是一句最简单的话:在匆匆的人世间,做一场不急不慢的盛开。

不必被所有人看见,只要在某个人的记忆里,留下一缕香。

这便够了。

来年暮春,我还会再来。

N 张偶良

嘉兴火车站,是一座藏在森林里的车站。

这话并不夸张。你从入口下去,迎面不是冰冷的混凝土穹顶,而是一片葱茏的绿意。香樟、榉树、银杏从地面广场一直蔓延到屋顶花园,阳光被层层叠叠的叶片筛过,落在青石板路上,成了斑驳的碎金。行人拖着行李箱匆匆走过,我却在这片城市森林的角落里,放慢了脚步——因为我闻到了一缕香气,淡淡的,若有若无,像是春天从我身后追上来,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
循着香气找过去,在北广场一面清水混凝土的矮墙前,我看见了那架黄木香花。

它开得正盛。暮春与初夏交接的时节,大多数花都已经谢了,它却偏偏选在这个时候绽放。藤蔓从墙根攀上去,翻过墙头,又倾泻而下,整面墙像是被谁泼了一桶金色的颜料,又像是挂了一匹流动的锦缎。那些小黄花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,一朵挨着一朵,一簇拥着一簇,远远望去,竟分不清哪是花、哪是枝,只觉得一团温润的鹅黄在眼前铺展开来,像刚从蜜罐里捞出来似的,还带着晶莹的光泽。

我凑近了些。枝条袅袅地垂下来,每一根都柔软得像少女的手指,而那些重瓣的花朵便缀在指尖上,随风轻颤。花瓣是那种不张扬的黄——不是柠檬的黄,不是向日葵的黄,而是一种沉淀过的、带着暖意的黄,像老玉,像蜜蜡,像深秋银杏叶最灿烂的那几天。阳光斜斜地打过来,每一朵花都像被点亮了,薄薄的花瓣几乎透明,露出里面更浓一点的花心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,为什么古人喜欢用“黄玉”来形容它——“幻作人间黄玉花”,真是再贴切不过了。玉是温润的,不刺眼,却有光泽;这花也是这样,它不挣不抢地黄着,却让你挪不开眼睛。

我绕着矮墙走了一圈。这面墙设计得极有匠心,背后是一个下沉式的小花园,摆着几张木长椅。我坐下来,正好平视花瀑的中段。风从站台方向吹过来,整面花墙便簌簌地颤动起来,那些垂枝像被风撩动的帘幕,一波接着一波,翻涌成浪。我见过大海的浪,见过麦田的浪,却头一次觉得,花的浪也可以这样汹涌——不是气势上的汹涌,而是数量上的、密度上的,是千朵万朵压枝低的那种满溢感。风过后,阳光重新洒下来,那些花瓣上的露珠还未干透,在光里一闪一闪的,像是霜,又像是碎了星星落在了花上。

N 禾尚

近日闲来无事,翻出《水浒传》重新看了一遍,忽然有一个重大发现,俗话说“狗肚皮里藏不住二两油”,这个重大发现憋得我几天睡不着觉,脑袋兴奋得像一口气吃了十粒伟哥,看见老先生每天站在我面前,笑眯眯指着自己鼻子问,“小老弟,认得我吗?”我说,“认识啊,老先生写了《水浒传》,天下谁人不识君?”老先生手捋长髯大笑,“非也,非也,那个是施耐庵,不是我。”

“怎么不是你?”我顾不得礼仪,大声道,“我们现代人高科技会穿越,我就穿越回去了一次。”

“哦,什么是穿越?”老先生来了兴趣。

“穿越就是不管哪朝哪代,想去哪个时代就去哪个时代。”我说,“反正我去您老家看过,知道您老生在